

北洋风云人物

吴佩孚

董尧◎著



那是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那是一群如狼似虎的人物

虎踞洛阳，八方风雨会中州。

困厄京城，生死成谜谁人知。

北洋风云人物

吴佩孚

董尧◎著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吴佩孚 / 董尧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5.11

(北洋风云人物)

ISBN 978-7-5171-1654-7

I. ①吴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吴佩孚 (1873 ~ 1939) —
生平事迹 IV. ①K8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69140 号

出 版 人: 王昕朋

责任编辑: 邓见柏

美术编辑: 张美玲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20.25

字 数 329千字

定 价 45.80元 ISBN 978-7-5171-1654-7

目录

第一章

初识曹锟 / 001

第二章

吴管带沽名释土豪 / 013

第三章

醉意朦胧，歪打正着 / 025

第四章

二下潇湘 / 039

第五章

认敌为友，暗通湘军 / 051

第六章

雄踞洛阳 / 063

第七章

挥师长江 / 075

第八章

直奉大战前夕 / 085

第九章

曹吴异梦 / 097

第十章

“保定派”与“洛阳派” / 109

第十一章

八方风雨会中州 / 119

第十二章

古北口兵马倒戈 / 131

第十三章

冯玉祥回师北京 / 143

第十四章

吴大帅兵败浮海 / 153

第十五章

北京城风云变幻 / 163

第十六章

败逃四川 / 173

第十七章

西南匆匆 / 185

第十八章

竹阳缴械 / 195

第十九章

喜怒无常绥定城 / 207

第二十章

声东击西谋新路 / 217

第二十一章

出蜀入甘 / 227

第二十二章

入甘路上 / 237

第二十三章

兰州城昙花一现 / 247

第二十四章

再度流浪兴国军 / 257

第二十五章

困厄北平 / 267

第二十六章

日伪汉奸的引诱 / 279

第二十七章

不当汉奸 / 289

第二十八章

黔驴技穷 / 299

第二十九章

秋风落叶北平城 / 309

第一章

初识曹锟

1896年12月。

北京崇文门外，巾帽胡同里的“隆庆客栈”旁边，有一个年约二十二三岁的人在那里摆设卦摊。此人身材魁伟，面貌皙白，眉清目秀，有一表书生气质；只是穿着很少“京味”，那副局促的表情，让人一看便知是自偏远乡间来的。乡间青年跑到京城来算卦，这对见多识广的北京人，自然有种“骗饭吃”的印象。所以，年轻人在凛冽的风中站了两天，依然是无人光顾。到第三天，他着急了，觉得抄手等客不行，得厚着脸皮拉客。

第三天早饭之后，那青年人把自写的“招牌”朝地上一摊，便两只眼睛滴滴溜溜地望着街巷行人，想瞅准“目标”，拉一个主顾。北京人有个习惯，寒冬腊月，男人们很少早起，很少上街；女人们家务忙完也就到太阳老高了，然后才挎着菜篮子去买菜。这青年人瞅了半天，也不曾觅准一个对象。肚里早已咕咕作响了，他心中也有些焦急。他是外乡人，身上的盘费已所剩无几了，若不是这两天勒紧腰带，恐怕早已囊中空空。再找不到主，可就真的要“喝西北风”了。说来也不幸，正是青年人着急时，天空竟稀稀落落地飘起了雪花。落雪了，行人更少了，青年人想收摊子。他躬下身，又犹豫了。“摊子一收，财路自绝，我这嘴往哪里搁呢？”他叹了口气，只把“招牌”朝一个檐下移了移，仍然立在那里。天无绝人之路，正是他焦急之际，一个老者打着一把金黄色的油布伞晃悠悠地走来。青年人仔细观察了老人

的上上下下，匆匆走上前去，先是深深地鞠一躬，然后口气谦虚地说：“王老伯，您上街？家中必有急事。是有病人，对么？”

那老者抬眼看看，不认识。有些迟疑地问：“年轻人，你怎么知道老汉我姓王？”

年轻人指指面前的八卦招牌，自作介绍说：“学生自幼随家祖熟研子平六壬，二十岁即能卜出吉凶祸福，难道老伯姓氏还瞒得了学生？”老者惊讶了，忙又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家有病人？”

“学生不仅知老伯家有病人，还知老伯家的病人为妇女！”

“啊！？”老汉更惊讶了。忙揉揉眼，上下打量一番这年轻人，见他倒也清秀，面貌端庄，不像个江湖骗子。忙把他领到一个僻静处，说：“老汉家事不幸，果然如阁下所说，老妻偶患疾病，儿女又不在身边；请了郎中，这药还得我亲自去抓。不想您都卜得如亲眼所见，可见您学问不浅呀！好好，您就先替老汉卜一卦，看看吉凶如何。”

年轻人一见老汉对自己很是相信了，便又胡乱问八字，相面貌，真真假假说一通似是而非的子平术语，老汉又皱眉、又点首，最后付了卦钱，这才又晃晃悠悠地走开。年轻人一天的饭钱有了，看看雪也下大了，西风更紧，刺面如刀，街上的行人更少了，他这才收拾招牌，转回客栈。

要问这位年轻人是何方人氏，姓甚名谁、因何来到京城又做起如此营生？话可就得说远些儿了——

山东半岛北岸渤海边上，有一个美丽的地方，叫蓬莱，山临海，海依山，风景十分秀丽；城北不远的丹崖山巅有座俏俊去处，叫蓬莱阁，下临大海，凌空而建，素称“仙境”。古代传说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为海上三仙山，山上住着仙人和生长着不老药。“八仙过海”就在这里。

蓬莱属于登州府，县城中生意买卖十分热闹，其中有一家杂货铺，名叫“安香斋”，经营油盐酱醋、茶糖烟酒。店主人姓吴，名可成，为人倒也忠厚；妻张氏，勤劳善良，乐善好施，白天帮助丈夫照料小店，夜晚纺纱织布，一家人日子过得倒也舒适。这张氏前年生了一个儿子，一家人十分欢喜，起了个乳名叫“道”，排辈是“孚”字，家人连着叫便是“道孚”。道孚短命，还没有看清楚这个世界便夭折了。张氏又怀了孕，到了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七（1874年4月22日），即到了分娩期。吴可成怕照顾不周，来了的孩子再走，几天前便把店门关起来不经营了，一心照顾妻子。谁知张氏生产不

顺，弄得吴可成三天三宿不敢离床，不能合眼。到初七这天晚上，吴可成累极了，便坐在妻子床边打了个盹。

这一打盹不要紧，竟梦见抗倭寇的名将、蓬莱同乡戚继光走到自己家中来了。县城内有戚家祠堂，祠堂边还有戚继光父子的总督坊，都是三百多年前朝廷给修造的。蓬莱人对戚家父子无不悉知、无不敬仰。吴可成见戚继光来了，忙起身去迎。忽然醒来，却是一梦。正值此时，夫人张氏又生一子。吴可成对妻子说：“适才我梦见戚继光将军到咱们家来了，恰在此时儿子降世，料想此子不凡。”

全家大喜，四邻同贺。吴可成也是粗识文墨的人，知道戚继光有个雅号，叫“佩玉”。于是，便将此二字拆开，以“佩”字给儿子用名，以“玉”字给儿子作号。这个新生的儿子便叫“吴佩孚”，号“子玉”。

父母对佩孚寄予厚望，六岁便送入塾中读书。佩孚好学，生性聪明，倒也进步很快。到了十四岁时，家遭不幸，吴可成一病亡逝了。此时除了佩孚之外，家中还有一个十一岁的弟弟文孚。孤儿寡母三人，生活渐渐困难起来。

吴佩孚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，便不再上学，到登州水师营当了一名学兵。可是，吴佩孚从小颇有抱负，不愿只为温饱。当学兵期间，又去拜登州的名儒李丕森为师，继续苦读。由于虚心好学，深受李丕森爱护。到了1896年，吴佩孚二十三岁，竟中了秀才，眼看着就要成为官场上的人物。

挨近官场的人和挨近乞丐不一样，总要学学官场上的气派。吴佩孚中秀才没多久，便染上吸食大烟的习惯，终日趑趄趑趄，出入烟馆。旧时的鸦片馆子，也分三五九等，吸鸦片的人，也是高下不一：官家、豪富，有人侍候，入雅座，吸足了躺一阵，再高兴了，找个唱曲的妮玩玩；一般流氓无赖，只能在大房间自炊自食，填饱肚子，调转身子便走，腰中空空时，总不免向老板低三下四说几句好话，“改日活翻了，再还上”。吴佩孚不是这两种人，官场还未入，无赖又不是，靠老爹的杂货铺赚几个钱，也只能过过一般的瘾。有一次，小铺生意不好，几天吴佩孚都断了炊。好容易从娘的钱罐里摸出几个铜板，又到当铺里当了两件娘的衣服，这才朝馆里走去。谁知，一般房间正赶上“客满”，掌柜的一看是“吴大秀才”，虽知他囊中不富，秀才总还是优人一等的，便领他进了“雅座”。

吴佩孚沾沾自喜，正摇头晃脑，腾云驾雾时，一个大腹便便的家伙走进来。吴佩孚搭眼一看，认得，是当地的大土豪翁钦生，登州府里首户，

表侄子正做着县太爷，是一个走路都横扫八邻的恶霸。吴佩孚想躲，已是来不及了。

这翁钦生今儿高兴，在窑子里带一个小妮，让老板给他留个雅座“舒舒坦坦地玩玩”。谁知一进门碰上这个年轻人（他不认识吴佩孚）扫了他的兴，便十分生气。眼一瞪，脚一抬，一边狠狠地踢去，一边狠狠地骂一声：“滚！”

吴佩孚连滚带爬，溜出了烟馆。

吴佩孚是读过“圣贤”书的，“士可杀而不可辱”，“同样花钱，你有什么资格撵我！”心里十分气怒。若是平民百姓，遭此屈辱也就吞气咽声了，偏偏吴佩孚是秀才，咽不下这口气。可一时又想不出法儿报复，很是气闷，死死地在家中闷睡几天，最后决定去求助流氓地痞。原来登州蓬莱这地方有一伙流氓无赖，终日靠着滋事为生，三天不打闹，心中生火；如今秀才找上门“请帮忙”，索性大打大闹一场，反正有人收科。于是，趁着翁钦生的老娘做寿时，突然袭击，一群流氓大闹寿堂，把翁家搞得翻天覆地，破破烂烂。男女宾客，不欢而散。

那翁钦生是个头面人物，哪里吃得下这口气？找到表侄子，要他“限期捉拿肇事者，一定正法”，以消除心头之恨。

蓬莱城，弹丸之地，出了如此轰动大闹寿堂之事，哪还打听不清。结果查明，寻衅闹事之祸首还是一个秀才。于是，以“蔑视法纪、寻衅闹事、搅乱治安”为名，革去功名，缉拿在案。吴佩孚不敢在蓬莱蹲了，这才背井离乡，跑到北京，去投靠父亲吴可成的一个叫孙庭瑶的朋友。离家的那天深夜，寡母把他叫到身边，揉着流着滚滚泪水的眼睛对他说：“佩孚，你爹去世的时候，就把这个家交给你了，实指望你能争气，把家带好。谁知你不安分，连县官也得罪了，落得有家也不能蹲。”

佩孚对娘说：“娘，我看不下去，他们依官行势、敲诈勒索。总有一天，我要把这些贪官都斩尽杀绝！”

“你呀，”娘提心吊胆，“总是好胜。有一天当了官，怕也会这样呢。”娘又问他：“家里不能蹲，你想到哪里去呢？”“五尺汉子，难道天底下就没有立足之地？”

“娘不放心呀！”娘又揉泪了，“你爹有个朋友，叫孙庭瑶。现在京城开一家客栈。要不，你去京城找找他。”

吴佩孚知道这位孙庭瑶仁伯。父亲在世时，两家的来往也还密切。有一年，孙庭瑶走投无路了，还在蓬莱住过几个月。最后，还是父亲帮助路费，他才过海到大连去谋生。吴佩孚说：“娘，我就去北京吧。我想这位仁伯是会帮忙的。”娘还是叹息着说：“也不能想得过高。如今咱家日月窘迫，你又走投无路，是求上人家的。听你爹说过，这个孙庭瑶为人不怎么的。你处处细心点儿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吴佩孚说，“我想他不会不认我这个仁侄的。”吴佩孚到了北京，按照娘给他的地址，在崇文门外巾帽胡同找到了隆庆客栈。孙庭瑶一听是蓬莱的老贤侄来了，忙着接到家中，一边安排饭菜，一边忧伤地说：“自从你爹死后，我无一天不在难过。俺弟兄俩生死之交，不想他竟早走了。这几天，我忙得脱不开身，早想去看看你娘儿几个，就是没法动身！年上，听说你还中了秀才。我知道你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，不一般！以后准可以创出个出人头地……”

“老仁伯你过奖了。现在……”吴佩孚叹息着把遭遇情况如实地对孙仁伯说了，然后说：“家中无法蹲了，才来这里找仁伯。”

孙庭瑶一听吴佩孚被革了功名，官府还要缉拿，顿时脸寒下来。“这孩子是来避难的！”

这孙庭瑶，算是被吴可成看透了，“为人不怎么的”。此人脑子很灵活，只想着“对我生财”；两只眼睛大大的，但只看到钱眼；跟谁共事，也总想对自个儿有利。原以为这位仁侄来京会给自己增添点光彩，现在倒好，说不定会受他连累。于是，转着弯儿说：“贤侄，你在难处来找我，该来。谁叫我跟你爹是结过金兰的！一炷香前跪倒，就是一母同胞！你不来找我，我还觉得生分呢。只是，这天子脚下，混饭也是极其不易的。我手下这庄客栈，地僻客少，月月进不了多少项，去了官税、日用，便连皮也刮着了；有时还得亏欠许多，只怕无大能耐照顾贤侄。”

吴佩孚一听，心里凉了。“这位仁伯是在下‘逐客令’！”要是平时，他便转身去了。现在不行，身在难处，走投无路，忍气吞声地得先有个栖身处。要不，偌大的京城，自己两眼黑，朝哪里去呢？“仁伯的情况小侄明白。”吴佩孚说，“我不想难为仁伯。小侄离家时，还带了些盘费，只求仁伯给个床铺躺下。生活么，还是能够凑合的。小侄也不想坐吃山空，更不想给仁伯添更多困难。”

孙庭瑶这才轻轻放下心，说：“老仁伯面赧呀！贤侄既然吃用尚可自理，我便在小栈里为你安排一张床铺，也免得在京中流浪，仁伯放心不下。”

吴佩孚在京城总算有了栖身之处。住下之后，他却犯了愁：家境困窘，哪里有许多银钱供他携带，身边几个盘费，一路上早已花去十之八九，所剩也只能够三两日便饭，往后这日子该怎么过呢？别看吴佩孚身处困境，心还是比较傲的，不愿低头向这位仁伯乞求。他躺到床上苦思有时，终于想出了一个临时的方法：春节快到了，他把腰中的余钱拿出，到市上买了笔墨、红纸，写春联到街上去卖。吴佩孚是中过秀才的，自幼“斗方”还是磨了许多，有一笔还算俊秀的书法，写出的春联，深受市民的喜欢。可是，春联一年只贴一次，谁家也不会买下存起。几天之后，也便生意萧条了。没有办法，吴佩孚才在街头摆起卦摊。

吴佩孚对于《渊海子平》《六壬神课》一类星象之书，只是略知一点，说不上明白，更说不上精通。人到难处，也算“病重乱投医”，不得不找出法儿混饭吃。他也有点自信，自信心眼机灵，自信有一张伶牙俐齿。“可骗则骗，不可骗一笑了之。”那一天就骗住了一位姓王的老汉。究其实，哪里是他推卜有术，知前知后，完全是随机应变、察言观色而已。

那日的雪渐渐大了，吴佩孚想收卦摊，肚子又不允，雪中焦急，陡然灵机一动：他见那老者打着的油布伞上，用黑墨写着“三槐堂”三个大字，这也是旧时人家的习俗了，办事、记物不直接写姓氏，只写堂号。这三槐堂是王姓的堂号。吴佩孚想：“老人不会是借伞外出，城里人不同乡下人，家家有伞。”所以他喊了声“王老伯！”这一喊就抓住了老汉的心。老汉不走了，这也是俗话说，“不怕不信神，只怕家中有病人”。家有病人，总想问个吉凶。当老汉站在吴佩孚面前时，他见他手中拿张纸头，纸头上露出中药名，其中有一味只有妇女才常用的中药叫“当归”。所以，他又说老汉家中有病人，病人是妇女！

三句话，句句真切。老汉听后便大吃一惊：“这位年轻人行呀！神仙一般的卜术，说得分毫不差！可以信得过！”

老汉倾了心，吴佩孚也放了心。这才卖弄一番，骗钱到手。别看京城是天子脚下，人文荟萃，多半市民还是庸碌之辈，信天信神，信命信鬼，巾帽胡同里又经王老汉一宣传，卜卦年轻人能够未卜先知，洞察秋毫，真真切切！吴佩孚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，声望大了，上摊求卦的人也多了。吃饭不

再犯愁，腰中渐渐多了铜板。

有一天，他正在忙着应接顾客，一个庄稼人模样的顾客蹲在卦摊前，他头戴一顶棉线帽，身穿一件棉长袍，腋下还夹一个印花棉布的小包裹。别的顾客走了之后，吴佩孚才问他：“先生，你要问什么？”

那人仰起脸来，吴佩孚吃了一惊：“亮孚哥，是你？你啥时候到北京来的？”

来人是他的本家堂兄吴亮孚。这吴亮孚是到军营里探亲的，受婶母之托返家的途中来巾帽胡同打听吴佩孚，看看他生活的情况。吴亮孚站起身，说：“二弟，街旁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你住哪里？咱们到你的住处再说话。”

吴佩孚收拾了卦摊，领着堂兄走进隆庆客栈，先沏了一壶茶，然后又在小馆子里要了四样菜、一壶酒，兄弟俩便面对面边喝边说起来。吴亮孚对他说了一些“家中还平安，日子也过得去，婶子和老三身子也好”等等家常事，又说：“婶子就是对你放心不下，终天烧香念佛，还怕你有灾有难。”“县上怎么说呢？”吴佩孚是被县官逼出来的，有家无归，他最担心这事。

“你远走高飞了，县官再有意，抓不着你，也干生气。不过，还是常常放出风声，说非狠狠地处治你不可。看起来，眼下你还不能回老家。”又说：“我见着你了，回去对婶子说说，他们也会放心的。”

“让那些贪官去处治我吧！有一天，我非整治他们不可！”吴佩孚发起狠，又让哥哥喝酒。

吴亮孚仰脸干了一杯，已有三分酒意了。又说：“二弟，现在看形势，你是不能回蓬莱去了。只是，干这种卜卦营生总不是个常法。哪有算命卜卦的能斗倒官府的？再说，这种营生也不是久远之计，得想个长远之计才行呀！”

“有什么长远之计可想？”吴佩孚说，“莫说别的人了，就说我这位老仁伯吧，受过我爹多大恩情，到如今，却只能给一张床睡睡，连顿饭也不能管。人情薄呀！我也知道算命卜卦骗人骗不了多久。有什么办法，没有门路。”

吴亮孚想了想，说：“二弟，这样行不行？军营当中，我有个亲戚，如今是夏士成部下的一个管带，人很正直，也很讲究人情，你去向他投军怎么样？”

吴佩孚对于兵是没有好感的。当初他苦读《四书》《五经》时，便认定

国家只有文治，“兵算什么！一群只会听从驱使的武夫！”吴佩孚中过秀才，“秀才见了兵，有理讲不清！”兵在秀才眼中，根本不值一提。现在，堂兄要他去当兵，他感到了一种羞辱。然而，吴佩孚毕竟身处困境，站在街巷之中，去骗取那些无知而又老实人的钱，究竟比兵能好多少？吴佩孚不敢自己对比。他喝了一杯酒，对堂兄说：“亮孚哥，容我再想想吧。”

吴亮孚知道吴佩孚的为人，了解他此时的心地，便又说：“二弟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我知道你的为人，咱蓬莱谁不知道你吴大秀才！当兵，实在是屈你的才。可是，二弟呀！人到哪山唱哪歌，你读书人见多见广，大名鼎鼎的韩信，不得意时，曾经钻过人的裤裆；张良想跟人学点本事，三天起早到桥上，下水为人家拾鞋！大丈夫，能屈能伸。这年头，兵荒马乱，说不定趁着荒乱就可以飞腾！”吴亮孚朝二弟身边凑凑，又说：“算命卜卦，万世也不会出人头地。当兵去吧，还是当兵是条正路。”

吴佩孚动摇了——也是再无好路。但他还是说：“娘知道了，会难过的。咱家乡人常说‘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’……”

“这不怕，”吴亮孚说，“我对婶子说，你是当的戚继光那样的兵。戚继光之后三百多年了，难道说咱蓬莱就不能再出一个姓吴的都督，姓吴的总兵么？”

吴佩孚听堂兄越说越兴奋，自己心里也渐渐开朗。他研究过戚继光的为人，知道戚继光的历史，他敬佩戚继光的作为，他也敬佩戚继光的文才。他眉展了，眼露笑意：“好，亮孚哥，我不摆卦摊了，去从军！”吴佩孚下了决心，于是便收拾行李，当晚向孙庭瑶辞了行，次日一早便随着堂兄离开北京城。

这是1898年的事。吴佩孚那年二十四周岁，身材魁伟，面貌堂皇，自然是一副好兵坯子。

当时京津一带驻的是淮军，夏士成当统领。吴亮孚见了他当管带的亲戚，说明来意，又引见了吴佩孚，那管带同吴佩孚交谈了几句，觉得他举止不一般，又见他一表人才，便说：“既然是我亲戚的堂弟，千里迢迢来找我，我能不帮忙？队伍上现在不缺人，只有我身边还缺一个勤务兵，你跟我跑跑颠颠，打水端饭行么？以后有了好缺，自然先叫你去。”

吴佩孚没说话，堂兄代他答应下来：“好，好！我巴不得堂弟在你身边，免得别人欺侮，早晚也能得到你管束。我先替家婶和三弟谢谢你了！”吴佩

孚也说：“随在管带身边，佩孚必有莫大教益，求还求之不得。以后还请多多教诲！”

吴佩孚是读过几年“圣贤”书的，领教过众多做人的教诲；又加上几年流离浪荡的生活，他颇润通了一些待人处事的能耐。初到军营，处处小心谨慎，尤其会投合那位管带的欢心。

那个管带，是靠枪杆子混出来的，文墨不润，更不知礼义廉耻。吴佩孚在他身边，很为他争了一番光彩。两年之后，这个管带就把吴佩孚送进袁世凯创办的直隶常备军，并且保送进了保定武备师范学堂，以后又转入测绘学堂。1904年毕业，分配到北洋陆军第三镇，任第十二标第一营督队官，次年升为该营管带。

几年的军营生活，吴佩孚学会了一点书本之外的本领——他知道怎样寻求一个“靠山”。当时，北洋陆军第三镇的统制是曹锟，既是老淮军的骨干，又是袁世凯麾下的亲信，是北洋系的红人。吴佩孚认准了他，有事没事，总爱贴近他。有一次，第三镇要出一个告示，这个早年在津沽之间贩布为生的曹锟，文墨不通的说出个意思，别人爱怎么写，他也不知道。告示写好了，正待张贴，吴佩孚到了。他冲着告示端详了半天，笑了。笑是笑，可是没有说话。

曹锟先是有点不耐烦，故意打着腔调问：“吴管带，难道这告示写得不好？”

吴佩孚知道曹锟身边用的人都是亲信，他不敢说告示有什么不好，只笑笑说：“统制大人，告示好得很。只是这字，还可以写得再好一点。”“这么说，你能写得更好了？”

“只要大人吩咐，属下倒是可以试试。”

“来人！”曹锟下令，“拿纸、笔侍候！”

侍卫人员拿出文房四宝，吴佩孚铺在八仙桌上，润笔之后，立站着，拉出一个骑马裆式——怀中可抱斗，跨下能走狗，把当年写方子时练就的硬功夫全用上来，刷刷刷地眨眼工夫，一张漂亮的新告示便写了出来。那一笔俊秀工整的楷书，犹如刀刻斧凿一般，纵横成行，大小无差，旁观的人齐声叫好。曹锟笑了。

“这位管带原来还是喝过不少墨水的才子！一笔好字！念过不少书吧？”

吴佩孚说：“念过几年书，还曾中过秀才呢。”